

## 谈术语学说的对象和方法<sup>1</sup>

L. 德罗兹德 著 邱碧华 译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北京 100717;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L. 德罗兹德是所谓的“术语学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篇论述是他在 1972 年 8 月于哥本哈根召开的应用语言学国际会议上所做专题报告, 德文题目为 *Zum Gegenstand und zur Methode der Terminologielehre*。在这篇论述中德罗兹德从布拉格功能经济语言学的独特视角对正在发展的术语学说进行了考察, 阐明了这门新兴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探讨了术语学中作为秩序系统的科学概念系统问题、术语学家职责/能力问题以及历时性和共时性问题等。他的观点与传统意义上的维也纳术语学派有些不同之处, 更加强调了功能语言学的研究角度。

**关键词:** 术语学说; 功能经济语言学; 科学概念系统; 历时性和共时性

**中图分类号:** H083

**文献标识码:** A

### 1 术语 *terminologielehre*

谈到 *terminologielehre* (术语学说) 这个复合词, 其基本词是 *lehre*, 含义是知识分支、一门科学学科、一门科学本身, 以及诸如此类的科学。当前语境里, 我们对这个“语音形式”的其他含义并不感兴趣。*terminologie* 这个限定词, 在今天则具有几种基本性的含义。*terminologie* 可以是:

(a) 描述某个专业的“术语” (*termini*) 集子 (经过标准化或者未经标准化), 例如, 专业词典中作为“专业词汇” (*fachwortschatz*) 出现的“专业语言词汇” (*vokabular der fachsprache*) 等等;

(b) 特定专业中存在的或者已经查明的语言手段的总体;

(c) “专门名词汇编” (*nomenklatur*), 例如, 植物、动物、化学领域中存在的、以国际样板为蓝本的传统“双名制命名法” (*binäre nomenklatur*), 也就是专业领域中存在的、具有广泛系统规模的“专门名词汇编” (术语表); 人们还把从商业贸易、经济科学等领域中选择出来的术语也称为“专门名词汇编”;

(d) 知识分支, 术语的理论, 说得更确切一些, 即“术语学说”。

由于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因此, 在社会实践领域人们也需要解决与术语有关的问题。举例而言, 人们经常把语言维护工作或者带有语言维护特点的、编制“专门名词汇编”的任务及其推荐工作也称为 *terminologie*。德语里 *terminologie* 这个词出现的历史相对较短。18 世纪初, *terminologie* 这个叫法才出现在有关艺术词汇的学说以及艺术词汇集里了。直到 19 世纪才出现 *fachsprache* (专业语言) 这个名称。从那个时候起, *terminus technicus* (技术术语)、*terminus* (术语)、*kunstwort* (人造词或者艺术类的词汇)、*technischer ausdrück*

(技术表达)才被 fachwort (专业词汇)、fachwortausdruck (专业词汇表达) 替换。学者 W. 赛比克 (W. Seibicke) 的专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与技术术语有关的名称发展史的生动图景。

依照人们对 terminologie 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它进行研究的目标不同,视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在语言表现/现象(spracherscheinung)中进行选择。在编制“专门名词汇编”(nomenklatur)时,人们首先要考虑名词和形容词以及分词。而在编制“术语集”(sammlungen von termini)时,除了要考虑上述因素,还要兼顾到动词以及术语化的结构段连接,包括所谓的“专业措词”(fachwendungen)(A. Warner 1966),这里由“起辅助性作用的、不完全的词”构成的术语单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数学或者逻辑学中所谓的逻辑运算符就属于此类(R. Tonndorf 1956: 107)。就某确定专业中存在的、或者被查明的语言手段总体而言,人们需要把与术语相关的所有语言层面都考虑进去。也就是说,既要考虑形态、词汇、句法等特点,还要从句子层面、语义角度(对语言手段总体)进行通盘考虑等等(E. Barth 1971: 206)。在我们这个时代,把 terminologielehre 理解成“作为知识分支的术语学”的观点已经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E.维斯特(E. Wüster)在文章《术语学说》(1973)里使用了这个表达。

## 2 谈术语学说的研究对象

对“专业语言”(fachsprache)或者“科学和技术语言”(sprache der wissenschaft und technik)这类现象的兴趣,显然不是在语言学家的圈子里产生的。这类字眼儿是近代由人们对科学和技术的需求催生而来的。18世纪这个“重在收集”的自然科学大发展时代,为“专门名词汇编”的产生奠定了基石。19世纪末,这又是一个科学语言成为形式逻辑研究对象的时代。20世纪初,(逻辑实证哲学)维也纳学派 R.卡纳普(R. Carnap)、M.石利克(M. Schlick)等人提出所谓的对象语言和元语言这些概念。20世纪20年代,商业高等院校里产生了对语言的需求,所谓的经济语言问题脱颖而出。到了20世纪30年代,一种对术语进行语言探索的独特方向诞生了,它由维斯特开创,1931年他撰写了《技术(尤其在电工技术领域)中的国际语言标准化》(1931年第一版,1970年第三版)这一划时代的博士论文。今天,人们为术语工作所付出的全部努力都能在这里找到起点。20世纪30年代,诞生了一场旨在对经济语言进行界定的运动,它主要是从功能—结构语言学的意义上开展的,布拉格语言学派的理论构成了这场变革的基础。1936年,西本沙因(Siebenschin)发表《关于经济日耳曼语言学研究》的论文。当大多数侧重历史研究的经济语言学者,在荷兰、德国以及瑞士的商业高等院校里开展研究的时候(诚然,他们也经常提到充满生机的语言研究视角),从事功能和结构语言学研究的学者们则将自己的视野锁定在文本(语篇)分析、以及“专业语言手段”和“非专业语言手段”的功能性对照方面。依照布拉格商业高等院校学位论文的要求(1935年),专业语言被视为语言手段的功能性整体,是术语单元和非术语单元的总称,是为某种确定的经济目的服务的。依照功能经济语言学的观点,在经济语言系统内部起作用的,一方面是术语单元,包括术语和术语结构段、特殊句法表达(spezielle syntaktische wendungen)[Z.万丘拉(Z. Vančura)称其为 schablonen,也就是“措词单元”(phraseologische einheiten),可以将其与 O.耶斯佩森(O. Jespersen)的 formula、Ch. 巴利(Ch. Bally)的 unite phraseologique 以及瓦尔纳的“专业措词”(fachwendungen)进行比较];另一方面则是非术语因素,包括非术语和非专业语言的措词。

根据万丘拉的观点,术语因素和非术语因素之间的对照,只有在具有相互联系的表述中才能进行。至于应该如何对这种“具有相互联系的表述”进行界定,则需要我们以经验为依据,而且还要以各自的专业领域作为基础(B. Quadri 1952: 166)。

直到今天,依旧存在着一个公开且有待商榷的问题,“专业语言”是否是语言手段的总

体？是否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或者，它仅仅是一种专业语体层面的东西。把“专业语言”看成是语言手段的总体，并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功能性的语言系统看待，学者们在这方面的假设性观点，对于术语学说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毋庸置疑，自然语言和形式化语言之间存在着一个较为宽阔的回旋空间，各式各样的专业语言在这里发展并且发挥作用，人们也在寻求可靠和合适的方法，力图在它们之间建立起牢固的界限。无论如何，术语学说要与文本（语篇）、要与某种专业语言，也要与某种功能性语言打上交道。

把专业语言或者科学语言看成是特殊的语言系统，学者们的这种假设性观点，建立在把语言构成物（*sprachgebilde*）视为一个整体的基础上，因此，这必然导致系统化和结构化思想的产生。顺着这条思路，我们就有可能把语言学知识与当今处于最前沿的思想（其中运用了系统化和结构化的思想）富有成效地结合起来。由此，上述这种假设也就具备了与维斯特式术语学语言处理方法建立联系的可能性：每一种要被考察的语言现象/表现都可以看成是与系统有关；专业语言可以作为功能性的语言系统看待，在这个语言系统的背后，则是作为其基础的科学（技术）概念系统。概念系统借助名称系统而被命名为术语系统。语言手段的总体构成了术语系统，它可以供人们进行摘录、描述和分析。在某一确定的时间点上，人们可以确定出某一特定知识分支的出版物总体，并由这个知识领域的专家们（将其）作为资源加以认可，然后再作为特定的语言库存和特定的语言手段系统供人们使用。

### 3 术语学说的研究方法

术语单元的分析具有双重特征：语言形式方面的特征和概念方面的特征。术语分析不仅需要考察词的语言形式（语音形式），同时还要考虑它的内涵，这一点更为特殊。所以说，人们对专业语言及其要素的研究，是从以下基础性问题入手的，这也是现代语言学关心的话题，即：探讨词、句子、表达（表现）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和思维、语言和语言之外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等。前面对术语学说研究对象的思考，其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我们可以在若干个学科中去寻找作为术语学说理论基础和工作方法的东西。

人们会问，“术语学说”是：

(a) 词汇学？专业词汇学/特殊词汇学（*spezielle lexikologie*）？或者专业词典编纂学/特殊词典编纂学（*spezielle lexikographie*）？（提出这个问题时，人们必须承认，在此涉及的并不是所有的语言层面，而只是其中的几个）；

(b) 专业名称学/特殊名称学（*spezielle onomasiologie*）？（提出这个问题时，人们似乎也必须放弃几个重要的语言层面，尤其是句法层面）；

(c) 概念学说（*begriffslehre*）或者一门与逻辑学相关的知识分支？

(d) 一门独立的知识分支？或者应用语言学的一部分？或者普通语言学的一部分？

一些语言学家和术语学家倾向于把术语学说作为独立的知识分支去看，并由此推动其进一步发展。迄今为止，那些发表了的大量研究论文就足以证明（E. Barth 1971: 206），我们可以从与内涵/内容有关的全部语言层面对专业语言和科学语言进行考察。但是，正如学者 W. 赖因哈特（W. Reinhardt）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指出过的，术语所具有的二重性造成了一种必要性，我们必须把术语学说的研究视野及其方法论基础从本质上拓宽一些。拓宽后的术语学说可以与若干个学科领域（例如，形式逻辑、对语言和思维之间关系的研究、语言语义学和逻辑语义学的分支、语言哲学、认识论等）相关。研究方法应该与研究对象相适应，也就是说，研究方法应该与带有语言学特征的对象相适应（B. Quadri 1952:166）

然而，这种简单的论断常常招致人们的争议。因为，虽然纯粹的语言学分析能够把专业语言（或者科学语言）在语言形式方面的全部问题阐述清楚，但是它却解决不了与这个要被命名的（技术或者科学）概念系统有关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离开了从特殊/专业术语的观察角度去考察问题，那么，（专业语言）中存在的语义问题，最终也得不到彻底的澄清。

举例来说，在词、句子和表达层面，属于基础性术语学观点的有精确性和绝对单义性。专业和科学语言中，遵循术语学精确性和绝对单义性的原则，有利于保持语言和思维的同源性，但这也导致在自然语言和单功能语言之间产生了差异性。单功能语言是在一个更高的抽象水平上对客观世界最不同的表象进行分割，并且，它通过自己的语言库存标明自身和捍卫自身。而语言形式的差异化过程，则是从某种多功能的自然语言[母语、民族语言、标准语言（术语学布拉格学派称为书面语言）]过渡到某种单功能专业语言的标志。人们在处理逻辑学中的语义问题时已经发现：自然语言是无法遵守精确性和绝对单义性原则的，更何况，履行这样的原则也不是自然语言的功能。

语言学对形式逻辑的关注，是从对自然语言的多义性和模糊性进行批评开始的。现代逻辑学创始人 G.弗雷格 (G. Frege) 早在其《表意文字》(1879) 一书中，就已经表达过这样的见解：自然语言没有能力将蕴含于其中的复杂事实、陈述及其结构表达出来。自然语言的结构不是依照逻辑的科学性需要发展的，它满足不了一种单功能语言的交流需求。自然语言适合用作多功能性的语言，为人们丰富多彩的交流需求提供服务，但它却在满足科学性思维结构和单功能需求时“不听使唤”。人们已经看到：逻辑学对语言的要求，可以在一种逻辑化的人工语言那里得到实现（也就是说，这种语言从一开始就是在逻辑学基础上创建的，它需要满足这样的根本性前提），它要对某种陈述的真值进行确定。形式逻辑的首要目标是追求正确性，探索的是思维过程和思维规则的逻辑规律性，目的是要确定真值并寻求发现真理的途径。形式化的语言（如数学语言）就是一种能够满足上述要求的语言，这种语言的要素（词）和关系（句法）完全是形式化的。

然而，大多数的专业语言和科学语言并不是完全形式化的，它们的要素及其句法关系充其量只是部分形式化。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对个别的术语进行了形式化。随着抽象程度的递减，也就是，越是抽象化向具体化过渡，这些语言越是逐渐受到自然语言的影响。自 W. 洪堡 (W. Humboldt) 时代起，一直存在着一种众所周知、而且是在生机勃勃的语言加工过程中观察到的事实：每一种自然语言都具有自己的规律性，因此，一种自然语言与其他的自然语言之间产生了分歧，然后它与这些语言脱离开来。这种“脱离”首先与这种自然语言与“语言之外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有关，也与它对语言之外的实体/存在进行的分割有关。这种充满着生命力的语言加工活动就是在与所谓的“语言内容/内涵”之类的概念打交道。从自然语言的差异性出发，欧洲经济语言学的奠基人 E.E.J. 梅辛 (E.E.J. Messing) 提出过“民族科学”(nationenwissenschaft) 假设。在回答“语言和思维之间关系”问题上，上述涉及的这些充满活力的语言加工过程的假设，都可以追溯到人类早期理想主义语言哲学的源头那里。

从根本上讲，维斯特的术语学语言加工方法也是从自然语言的差异性出发的。虽然，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要揭示这种差异性，但是我们还只是处于收集性术语活动的第一阶段。这里的整理和分类的活动，会导致编纂典籍（规范）活动的产生，其实质则是要消除由自然语言造成的差异性。按照古典逻辑学的传统划分法，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个主要部分，概念学说 (lehre vom begriff)（符号：词、词组）、判断学说 (lehre vom urteil)（符号：句子）以及推论学说 (lehre vom schluss)。

维斯特式的语言加工方法接纳的是概念学说，基本思想是名称的概念构建应该预先发生。这一思想已经在权威性的德国命名原则以及国际命名原则中有所体现 (DIN 2330; ISO/R704; ISO/R 860; ISO704, 1987; ISO 860, 1992)。从语言学角度来看，维斯特主要是以学者 K. 埃德曼 (K. Erdmann) 关于“概念以及不变的概念核心”的见解作为起点。就“概念”这一概念的使用问题，语言学中引起了不少争议，这场讨论至今仍旧没有平息。

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和国家层面开展起来的术语标准化工作有力地证实了人们对“概念”

这一概念的运用，为术语学理论和实践带来了累累硕果。认识论中出现的最新理论成就，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对概念学说的深化：人们不再从先验论（形而上学）的角度去理解概念，而是把它看成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与研究概念外延相对的，便是对概念内涵的探讨。

作为自然语言“抽象—创造”（*abstraktions-konstrukt*）的普遍概念，与作为专业语言或者科学语言抽象产物的专业概念或者科学概念被严格区分开来。术语学说对专业概念或者科学概念进行考察，并由此对专业词汇的含义进行把握。在术语系统（某个术语域、某个子系统、某种结构）内被确定的位置值，是用于评判某个词或者某种措词是术语单元还是非术语单元的可靠标准。

#### 4 作为秩序系统（*ordnungssystem*）的科学概念系统

为了确定一个术语系统，人们把某个专业化知识分支中发挥作用的全部语言手段都摘录出来。人们把一些作品（以专家们的意见作为基础，在某个时间点上，对这个领域基础性专业知识的描述）作为专业文本（它们是为某一确定目的服务的专业表达）摘录出来。这里显示出团队工作的必要性，因为术语学家（术语师）单凭自己无法判定，是否产生了一个新的术语系统。术语学家应该具备的职责/能力（*kompetenz*）限制了他只能做分析、综合和批评的工作，并对规范性的典籍编纂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议。

术语系统的产生要以概念系统的构建为前提，这里依然要依靠人们对客观现实里存在的实体系统的认识。对实体系统的认识以及对相应科学概念系统的构建，不是术语学家份内的事情；因为，对实体/存在（也就是对概念系统）进行认识和构建，是属于这个专业领域的事情（涉及到这个领域的具体专业知识）。

我们始终可以把术语系统看成是与语言系统和与其背后的、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概念系统两种系统的关系有关。

任何时候，人们都可以在上述两种系统关系中，对专业语言的最小单元，也就是专业词汇或者专业措词进行检查：一方面，在与语言系统的关系上；另一方面，则是在与概念系统的关系上。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术语（学）思考方法具有二重性（二元性）的特点，它针对的是所有与内涵相关的语言层面。对音位层面的二元性考察，也就是在所谓的“语言双重划分”（*zweifache gliederung der sprache*）的第一个层面上[学者 A. 马丁奈特（A. Martinet）称其为“双重发音”]，至少在德语里是不可能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断定：在多功能的标准语言和单功能的专业语言或者科学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就德语而言，首先是从词素层面开始的。

#### 5 关于“职责/能力”（*kompetenz*）

以语言（学）为导向的术语学家的职责不是不可分割的。具体要看他们是在哪个层面上与专业语言打交道或者对其进行干预，然后视情况而定，他们必须掌握与之相应的哪些语言学知识或者专业知识。实际上，在所有边缘学科中，都存在着类似的技能资格要求，显而易见，这里术语学说是被作为一门边缘学科看待的。

以语言（学）为导向的术语学家应该具有的能力，首先体现在他们应该有对“语言标准”进行分析和描述；这里语言标准指的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各自语言中客观存在的总体规律性。其次，在确定各自专业语言的语言标准的基础上，他们要为行将着手进行的规范性典籍编纂工作（即为目标明确的语言调控、语言规范和语言标准化工作制定原则）制定与术语相关的要求。再次，这些术语学家还应该具备制定术语标准推荐版的工作能力。

上述第一步工作，在分析和综合方面带有较强的语言学特色，而且必须严格遵守为维护语言形式和概念精确性而制定的原则。在此包括了被考察的功能性语言所具备的全部规律

性，即受专业制约的语言标准的整体，它构成了术语学基础性研究的典型内容。

上述第二步工作，虽然也与已经查明的全部语言标准有关，但从根本上，人们在此考虑问题的角度，应该限定在，现在的工作目标是要进行规范性的典籍编纂工作，也就是要对已经调查过的语言标准进行规定。上述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工作可以交给个体研究者去独立完成，尤其是涉及分析和综合性的工作时。当然，集体性的工作方式也是可行的。在为语言规范和语言调控工作征求意见时，个体性的建议也应该受到关注。

第三步的工作又可以区分为以下两个主要方面：(a) 从已经调查过的语言标准中，只选择那些将成为规范性典籍编纂工作对象的语言表现(在技术术语中主要是术语和简单的结构段)；(b) 对语言关系实施集体性的(在今天主要是通过机构性的工作)干预活动，通常情况下，这主要由术语学家(语言学家和相关专业的专家)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参与。

如果按照上述的步骤去做，术语标准化工作会被视为是一种干预活动，由于它给语言造成的后果，人们把它归在“术语的科学语言维护(科学语言文化)”这一广义的范畴之内(这里 *terminologie* 被理解成“在特定专业中存在的或者已经查明的语言手段的总体”)。从科学语言维护的角度来看，上述第一步和第二步工作是对给定的功能性语言中存在的语言标准进行分析、综合和批评，而第三步工作，则主要具有咨询和编纂的特征。

术语标准化工作的成果，就是要产生相应的术语标准；它们以“优先名称”( *vorzugsbenennung* ) 或者“许可名称”( *zugelassene benennung* ) 的形式予以公布。术语标准就自身而言，则是两种在原则上并不不同的标准，即语言标准和术语标准的结合。

语言标准是以客观存在的规律性为基础，在某一个确定的时间点上，为某一门给定的语言确定的(标准)。因此，对于这类标准的规定，要通过编纂规范性的典籍(例如，标准化语法、词典)来实现。

术语标准本身就是规范性典籍编纂活动的成果，它主要依据国际和国家层面的命名原则形成的。与此同时，它也兼顾了各民族语言标准的特色。

然而，上述这两类标准(指术语标准和语言标准)分别沿着自己的轨道发展，就连这两类标准的维护和保持，也是以不同的因素作为基础。就维护术语标准而言，存在一系列深具影响力的保障因素，如专利权、贸易权；国家/民族性和国际性的命名原则。除此之外，更具决定性的因素，如经济发展的需求、商品交换和大生产的要求以及服务业乃至科学和技术信息交换所产生的需要，尤其是电子数据处理技术所带来的语言需求。与上述这些起到巨大影响作用的因素相比，还存在着另外一些这样的因素，它们构成了语言标准维护工作及其规范性典籍编纂工作的基础，简而言之，它们是风俗、惯例、习俗、语言文化、民族语言独具一格的代表性功能。在此，虽然我们始终把语言理解成是一个处于发展演变中的概念，但是，它一直存在排斥任何违背和忽略已有的、而且还在生效的语言标准的现象。因此，针对语言标准和术语标准之间存在的、这种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我们在术语标准化工作中，应该充分加以兼顾，并力求合理利用。

## 6 关于历时性和共时性

考察通用语言(普通语言)和专业语言之间差异的形成过程时，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借助它，我们不仅可以对个别词汇和个别现象的作用进行研究，而且还可以对术语系统总体进行确定和评估。一般来说，人们都把专业语言看成是一个同质的、有序的结构性整体，它的各个部分在这个结构的内部发挥着作用。这种整体性可以通过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的特性显示出来；反之亦然，人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整体而把它各个部分的性质识别出来。这种对系统性和功能性的依赖，必然导致在术语学说中人们对结构和功能语言学方法的采用。20 世

纪 30 年代结构经济语言学的大发展，已经充分展示了这种语言学方法的巨大魅力。在谈到结构功能方法的使用问题时，我们就不得不谈到与其有着密切联系的历时性（diachronic）和共时性（synchronie）的问题，这一点对于术语学说而言，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历时性/历时研究的考察方式，要求人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语言现象/表现进行研究，探讨语言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局限性。

共时性/共时研究的考察方式要求人们在一个确定的时间点上对语言现象/表现进行考察。确切地说，我们要把语言发展过程中某一个确定发展阶段看成是“时间长线上的一个点”。

现在，大家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始终采取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眼光来看待语言的演变问题。即便是在现代，语言也是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着的；在语言发展的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它都描绘了一个带有相应自我变化结构的、自我（继续）发展的系统。按照学者 B. 特尔恩卡（B. Trnka）的说法：“历时性”是一个始终自我移动的“共时性”。

上述这种认识，对于专业语言中的语言维护而言，尤其是在语言调控和语言规范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每一种规范性典籍的编纂工作、每一种标准化干预工作、每一项语言调控措施，都对当前的语言状况进行了记录和保留；与此同时，它们也对预期的语言变化产生了影响。除了语言形式方面的特性缓慢向前发展之外，任何时候（今天亦是如此），随着新知识、新工艺、新产品的层出不穷，语言内容方面的特性则经历着迅速的转变。一言以蔽之，语言内容方面的转变受着客观现实世界各式各样发展及其表现形式的制约。然而，在概念方面却不存在着直接的必然性，随着概念的变化，却不一定要求它的形式方面也与这种变化相适应。因为概念的形式方面有能力继续对一个正在变化的、甚至在根本上改变了的概念内涵进行标明，而无须一定要创造出一个新的名称（去适应概念内涵的变化）（例如，概念“原子”和名称“原子”）。特殊的需求可能会导致名称的更改。概念的形式方面和内涵方面处于连续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的特点，在于专业词汇的语言形式结构和它的认识论—逻辑结构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两种结构都在不断发展着，而且，可以随时供人们进行历时性或者共时性的考察。至于应该选择哪一种方法，则取决于人们具体的研究目标。

## 附注

1 本文之所以命名为“术语学说”，遵循的是 terminologielehre 这个德文术语，terminologielehre 的直译就是“术语学说”，用以强调其作为“知识分支，术语的理论”的涵义。

## 参考文献

- [1] Barth E. Fachsprache. Eine Bibliographie[J]. Germanistische Linguistik, 1971 (3).
- [2] Drozd L. Seibicke, W. *Deutsche Fach- und Wissenschaftssprache*[M]. Wiesbaden: Brandstetter, 1973.
- [3] Quadri B. *Aufgaben und Methoden der Onomasiologischen Forschung*[M]. Bern: A. Francke Verlag, 1952.
- [4] Seibicke W. *Versuch einer Geschichte der Wortfamilie um  $\tau\epsilon\chi$  uh in Deutschland vom 16. Jahrhundert bis etwas 1830* [M]. Düsseldorf: VDI-Verlag, 1968.
- [5] Tonndorf R. Englische Aussprache mathematischer Formeln[J]. Elektronische Rundschau, 1956(4).
- [6] Warner A. Internationale Angleichung fachsprachlicher Wendungen der Elektrotechnik[A]. Versuch einer Aufstellung phraseologischer Grundsätze für die Technik [C]. Berlin: VDE-Verl, 1966.

## On the Object and Method of Terminology

Qiu Bi-hua

(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erms in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Beijing 100717, China;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L. Drozd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o-called "Prague School of Terminology". This article is a special report he gave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Linguistics in Copenhagen in August 1972, the title of its German version being "Zum Gegenstand und zur Methode der Terminologielehre", in which from the functional economic linguistic perspective of Prague School, Drozd examined the developing terminology, especially focusing on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methods of this emerging discipline. One of his valuable points is that he discussed the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methods of terminology research. His point of view is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Vienna School of Terminology, and it emphasizes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linguistics.

**Keywords:** Prague Terminology School; economic linguistics; functional economic linguistics; object of terminology theory; methods of terminology theory; scientific concept system as an order system;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译者简介:** 邱碧华,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事务中心高级术语师,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国际术语和本体: 理论和应用会议 (ToTh) 科学委员会委员; 国际术语信息中心 (Infoterm) T&SCIT 国际会议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 术语学。

**收稿日期:** 2019-06-19

**[责任编辑: 李 侠]**